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八十三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八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羊作正月）

附録
左傳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夏歸粟于蔡

左傳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也（亟急）

公羊傳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若獨主于魯） 義邇也（言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

春秋貴義不貴惠蔡為楚困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為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二傳以為諸侯歸之經畧不序蓋魯與諸侯皆以晉命歸粟書魯事則可包諸侯與城楚丘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與中國通故從其俗稱曰於越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能與中國通則以中國之辭稱之曰越

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杜注還未至丙申卒于房房蓋近費之地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步謂行也玉藻云君行接武大夫繼武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步玉不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内大夫有罪而身不見討則春秋不書其卒公子翬是也意如卒何以書見定公忘大義而念私勞使逐君之賊生安其位卒用卿禮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附録左傳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言未知制吳之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杜注皆楚地當在今河南桐柏縣境）吳人獲薳射于柏舉（薳射楚大夫）其子

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軍祥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隨州西南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為吳王號夫槩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杜注地名今湖廣巴陵縣東有麇城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杜注

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髙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

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稷門魯南城門

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

初鬬辛聞吳

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成臼杜注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今湖廣漢川縣有臼子河西南與漢水合即臼水也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

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脾洩杜注楚邑當在今湖廣荊州府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于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

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鮮虞近晉晉彊家實利其土以培私封屢伐不克故復圍之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公羊作遫後同速

左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鄭虐於許久矣許依楚抗鄭至於四遷今吳入郢許無所援鄭遂滅之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禍既定復建許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至是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霸蓋晉楚俱弱勢復一變而春秋以終矣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杜注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杜注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使得罪于鄰國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茍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自宣十八年公伐杞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陪臣執國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竊兵權故託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霸既失諸侯皆離令不能行

故討鄭之師雖出晉命實陽虎主其謀欲徼禍鄰國危魯師以逞其欲故書侵以志其挾私啓釁非有輔霸討亂之實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

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籥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强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强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春秋書內卿竝使者二遂得臣如齊見仲遂邪謀之始此年斯何忌如晉見陽虎專權二卿為其所脅行止惟命他日為亂之端兆也然不介晉權亂

未敢發故因如晉變文書介副以著其禍之所自起耳

附録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獲潘子臣小唯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如懼而後可治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餘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于此見者為戍周起也負黍杜注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今河南登封縣負黍聚一名黄城是也狐人後漢志潁陰縣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在今河南臨潁縣闕外即伊闕外之邑在今洛陽縣南闕塞山下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蕕起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往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于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緜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晉自八卿擅權上下相陵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為政而趙鞅主宋樂祁比欲奪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以伐其謀各逞私圖不顧國體亂政亟行內外相競而晉之禍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矣

冬城中城

穀梁傳 城中城者三家張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 或曰非外民也

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蓋陽虎欲去三桓故託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陽虎謀傾季氏脅使圍鄆以構齊而

絶其外援明年國夏來伐連歲兵爭蓋始於此仲孫忌不言何闕文

附録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為八年陽虎作亂起）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姑蕕杜注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王張本）

七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杜注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杜注皆魯邑中貳于齊齊今

歸之不書者為虎所專也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鹹杜注衛地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齊鄭之盟叛晉也霸統絶諸侯散特盟復起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齊盟矣是故

于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穀梁傳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宫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之以侵之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公羊作沙澤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直隸元城縣東

左傳 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杜注即沙也晉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為明年涉佗捘衛侯手張本

齊每視晉為彊弱晉彊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

合諸侯以自彊而魯衛鄭又視齊晉之彊弱以為

向背者也至是晉既益衰楚復新敗吳越之勢未

及北方齊遂乘閒糾合既盟鄭復劫衛自此以後

齊衛合黨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遂伐

晉而天下之變益紛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車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强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諸侯惟魯事晉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且報鄆之圍也

九月大雩

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是秋再書

雩志災甚且言瀆也

冬十月

附録左傳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

以為異強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子鉏齊人與一人俱斃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殿傳言魯無軍政

報國夏之伐也是時三家專魯陽虎用事實使公將欲歸怨於公也

公至自侵齊

附録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杜注在河南縣西今洛陽縣西北有古城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簡城盂皆周邑今河南河内縣西北有邢臺鎮古盂國也傳終王室之亂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執祁在六年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獻子范鞅子梁樂祁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

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杜注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杜注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

二月公侵齊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逐廩丘人）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言非勇）

莒越生子（莒越莒夷）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比僑如）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再侵也自圍鄆以後齊魯之兵六見然于齊稱伐于魯稱侵曲直彊弱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直隸滑縣東南瓦岡集即其地也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卿大夫並執鴈今見士鞅執羔始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

晉將救魯公親至瓦以逆會之比其至則齊師已

去救不及事故不書救士鞅不書辭當然也使書會晉士鞅則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救之後期及齊師已退矣

公至自瓦

此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也故不以會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羊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

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二子晉大夫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捥拔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賈衛大夫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之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桓公周卿士圍蟲

牢報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叛

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叛晉故兩侵之曰遂繼事也曰侵義不足以服人而力復不勝小有侵掠而遂返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為晉命無可聲之罪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杜注衛地蓋濮水曲折之處在今山東濮州境

前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國同為此盟以固其交而備晉也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輒叔孫氏

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于魯志叔仲帶之孫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十月二日禘于僖公不于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叛與去皆不書者微也

穀梁傳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復正

從祀之説二傳及諸家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蜀人馮山以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而胡氏安國取之於當日事情為近蓋意如出君於外既薨七月不得以時歸葬葬又絶其兆域不得同於先君則其主久未得從昭穆祔祭宜矣至是意如已卒陽虎將殺季斯亂魯國欲著季氏之罪取説於衆以售其姦遂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事雖順而情實逆故春秋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

弓之上以發後人之疑而考其實焉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所為非季氏之惡也但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又昭公薨已書謚疑已祔廟左氏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徧祀魯之先公以祈神佑而請罪季氏也義亦可通

盜竊寳玉大弓

左傳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孫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咋暫也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楚免已于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也後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

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實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氏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弗勝又戰于棘下棘下杜注城内地名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徵召

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懼聲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强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偏也偏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

而食之瞰而鍥其板曰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斂藏衣物之板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于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姊妹之子謂之出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御之于其乘焉上車時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氏車右實衞之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也四達可以横去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陽越下取策臨南騬馬而由乎孟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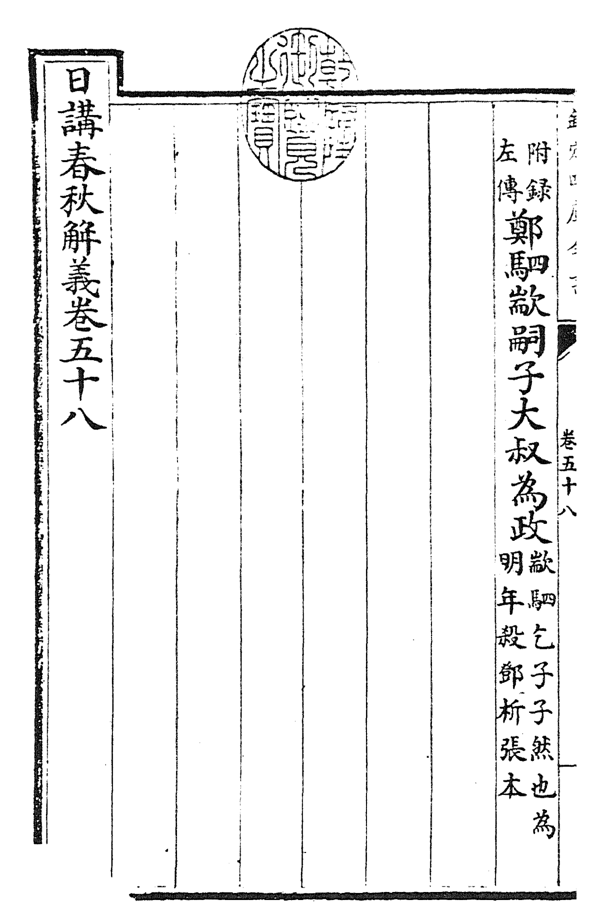
捶馬衘走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然而甲起于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于是時起兵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時季氏邑至千乘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孺子謂季氏得國謂獲免得專國也如丈夫何丈夫虎自謂睋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公斂處父師再言彼哉彼哉者切遽意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師師而至懽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不言璋言王者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璋所以郊天尤重也

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頓明于吉凶

經不言龜者從實省文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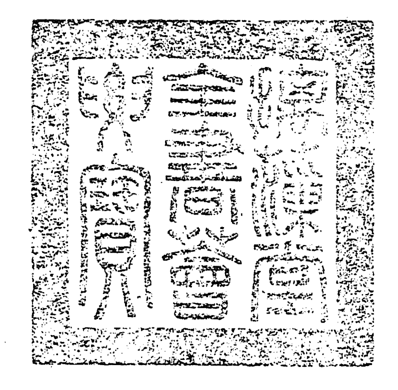
盜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竊寶玉大弓先公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魯之無人無政於此極矣



附録左傳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歂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徐　維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八十四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定公

九年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巢向戌曾孫且逆子梁之尸子梁樂祁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子溷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時往子明舍子明逐使去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

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己子明也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舍之言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析別造刑法書之竹簡故云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子然駟歂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靜女詩三章雖說美女義在彤管記事為婦人大法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

之二章也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録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召伯決訟于蔽芾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公羊作囆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

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陽虎使焚萊門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于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文子鮑國臣嘗為隸于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成十七年齊人召文子而立之于今七十四年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絶追者載蔥靈蔥靈輜車前後有蔽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公羊傳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傳 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況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 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寶玉大弓既竊於盜何以復得蓋陽虎懼魯師將至遺於道路以爲緩追之計耳追者獲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且明佚盜也不地未出境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無存齊人室之為取婦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言欲有功還取貴族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闕死于門屋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王猛齊人猛曰我先登書

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服馬也外二馬謂之驂少次服後蓋不敢與書爭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中牟杜注滎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正義蕩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山側今河南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是其地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褚師圃衛舊大夫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城謂夷儀也其

帥又賤師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于衛三邑杜注皆齊西界媚當在今禹城縣杏當在今博平縣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彌與己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以犀皮為

飾卿之車也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齊衛伐晉不書伐而書次者蓋二國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勢尚彊未敢輕伐聊次五氏以觀其釁故不以伐告其後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則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經蓋退保西陲軍旅朝聘之事不交於中國卒葬得書從告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左傳 十年春及齊平

平侵齊之怨也時諸侯惟魯從晉至是亦叛列國無盟主矣及者內志也一國所欲故不稱公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棄淄川去魯甚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

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意近之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滅萊所俘之人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

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如此盟詛之禍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 無還魯大夫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要盟不潔故略不書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舊典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 會事成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 犧象酒罍犧尊象尊也 嘉樂不野合 嘉樂鐘磬也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秕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拒之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在圍衛下而傳在前者次魯事鄆讙龜陰杜注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今龜山在新泰縣西南泗水縣東北

穀梁傳　離會不致二國會曰離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羣呼曰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階會壇之階而視歸乎齊

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優俳施其名也欲嗤笑魯君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

齊魯相仇始於陽虎至是虎敗孔子與聞國政既已講信修睦而與齊平齊景志在求霸亦欲親魯以為援遂歡然釋憾會于夾谷成禮而還左氏穀梁載却萊兵索汶陽田事皆欲侈張聖人而不知其陋也夫聖人過化存神從容揖讓暴慢自戢如傳所稱則春秋戰國之士多優為之而謂孔子出此乎

晉趙鞅帥師圍衞

左傳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邯鄲杜注廣平縣今直隸邯鄲縣西南有故城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衛開門與午鬬）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佗先至步行門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

求成于衛(援衛侯手故)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

討五氏之次也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梁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不言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齊人為是來歸之取濟西取汶陽言取不言歸以其介大國而得之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言歸不言來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此則齊人服義自以地歸魯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與前後歸田者異故言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藐叔孫氏之族不

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射公若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圉人武叔之圉人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己逆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命故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羊郈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工師掌工匠之官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詐為齊使言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

衆皃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易取齊邑與郈無異勝于守郈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杜注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

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

郈叔孫氏邑書圍則叛可知以二卿伐之自夏至秋再圍而不克則家臣之彊亦可知矣春秋之始王室初卑諸侯擅命其後諸侯少怠而大夫傾公

室以自張至是家臣復擬其後爭為叛竊逆道彌甚召禍彌速而春秋以終此天下之勢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向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窐杜注安甫地闕

盟鹹盟沙特相盟耳今則諸國參會益無憚於晉矣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傳在辰夲後經書在前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也

夾谷之會齊人既歸魯田侯犯奔齊齊又致郈故卿往謝之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下公羊穀梁有宋字

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譏奔公子地以向魋之嬖奔辰為地請留不許亦以魋奔也仲佗石彄稱暨暨者不得已之辭見脅於辰不能自主也宋公以寵魋故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自絶於君又率二卿以行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惟辰是從皆罪也一書而並見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蕭杜注宋邑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言未失其為弟之道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辰雖始禍而佗彄與地果於從逆其罪無别故不稱暨叛人羣聚於蕭而大心自曹入之其從叛可知矣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及范荀納貨同盟解體齊張於東鄭衛先往魯及齊平然猶未顯與晉絶

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晉遂失諸侯不可

復收矣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伯卒者三蓋至是晉霸既衰三桓强盛

自比於小國邦交始通故赴及而魯必會其葬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不書月日史略之

穀梁傳 墮猶取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傳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郊杜注曹邑當在今山東曹縣界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于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彄伐曹著列國無盟主也彄

衛侯兄縶子縶字公孟故其子以字為氏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仲由子路三都費郈成也強盛將為國害故欲毀之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孔子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姑蔑魯地括地志在泗水縣東今縣治東南有故城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墮都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蓋三家之城其邑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憑倚其城數叛而不能制非獨魯患之三家亦患之矣孔子行乎季孫制國以禮謂都城無過百雉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於是各帥其衆自墮其邑絕不疑其害已此固有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者矣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

彊於郈故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齊公羊作晉誤

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而齊霸遂與書

以志諸侯之合此盟于黄齊魯為盟之終也而晉

霸遂失書以志諸侯之散此亦春秋之始終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成在魯北竟故

穀梁傳 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 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彊費郈已墮而成不墮者

蓋因公斂處父之言覺其不利於己而三家之慮變矣且費郈之叛荐為叔季之害而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以師墮也固宜故經不言三家直書公公行非越境不書至致圍成危之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

定公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垂葭杜注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今屬濟寧州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 意茲齊大夫 可銳師伐河內 河內杜注汲郡今河南衛輝府治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晉傳告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夏築蛇淵囿蛇淵囿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蛇丘故城在山東肥城縣南

杜氏預以為書不時也此與受女樂事正相類蓋

孔子去而魯君臣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十年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于晉陽杜注晉陽趙鞅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從則衛與邯鄲好不絕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鞅不容其謀謂不用命故因之使其從者説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

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直書曰叛者惟辟作威邯鄲午無罪而趙鞅專殺不忌其心已無君矣及荀范伐之鞅不愬於君而擅興晉陽之甲非叛而

何土地人民皆君所有也鞅始欲奪邯鄲之民以自封殖終則據君之邑與同列相攻使得逃於王法則亂賊無所懼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羊有及字）

左傳　范皐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荀躒韓不信魏曼多）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言歴疾痛多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已久自衛孫林父逐君晉卿實為之主其後意如出君又從而把持之翼助他國之亂臣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寘然不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以晉陽歸

晉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

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歸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春秋書之以著叛逆之臣安然歸國見晉之無人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録矣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非也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

有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與晉州蒲莒庶其吳僚同國小而其事失傳無可考矣

附録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戌也驕其亡乎戌文子之子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趙陽公羊穀梁作晉趙陽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前傳史魚之言

附録
左傳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

氏定祀安于于廟趙氏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羊作三月孫公羊作子牂公羊作牄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楚患列國百餘年柏舉既敗其威始戢諸侯皆貳而陳猶比而從之至是國勢漸復以頓棄楚即晉與召陵之會而陳舊嘗圍頓與之有怨遂連兵滅之以動諸侯自是楚威復振滅胡疆蔡克戎蠻以

通少習會晉而晉至以京師事楚越十有八年及滑公之身而為楚所滅矣春秋書之以罪楚之肆虐而陳助彊滅鄰實自斃也

夏衞北宮結來奔

左傳 夏衞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羊作醉檇李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檇李城在浙江嘉興縣南

左傳 吳伐越 報五年越入吳 越子句踐禦之 句踐允常子 陳于檇李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死士再掠陣如高固入晉師桀石投人禽之以徇齊壘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于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乃報越 後三年哀元年

書敗詐戰也繫卒於敗下見以傷卒不書滅還兵而隕非陣歿者比去檇李未遠故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又作掔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今故牽城在直隸內黃縣之西南濬縣之北

左傳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脾上梁間杜注即牽 謀救范中行氏 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

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謀救范氏

衛鄭魯皆與齊盟惟宋尚未絕晉至是始為此會蓋亦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氏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能為二國定亂乃合謀以助晉之叛臣衛宋不能

自治其叛臣而惟齊之從黨逆奬亂世變不可復問矣此春秋降為戰國之自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周魯之交止此 書天王止此）

公羊傳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脤者何俎實也（俎實肉也）腥曰脤熟曰膰

穀梁傳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

請行脤貴復正也

祭肉曰脤禮諸侯入朝助祭然後受俎賔周衰列國職貢不修祀事不相而特使石尚歸脤於魯者蓋晉霸已失王室無所恃頼故借此以親同姓之國自是王使不見於經蓋周室益微使命不復加於諸侯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大子盂杜注邑名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邑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艾老也豭牡豕以喻宋朝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南子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

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説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蒯聵出奔書世子罪靈公也南子之惡甚矣其欲去世子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葢惡其斥已之淫而以欲弒誣之靈公惑於其譖不能明辨致使奔宋宋南子家也使蒯聵果負謀殺南子之名以出乃敢奔其母家乎以此知左氏所記特南子之讒

言非實録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著其失弟道又以見宋國之無政也書自蕭罪據邑也書來奔譏納叛也

大蒐于比蒲書蒐止此

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

于郎皆是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公自行皆不曰公觀下書邾子來會則公親蒐明矣而不書公足以知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也

邾子來會公

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公蒐於國内而邾子來會非其地也此與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同來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莒父霄皆魯邑在今莒州境

譏勞民與城諸防城諸鄆同例是歲無冬史闕文

附錄

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潞晉地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之百泉衛地在今河南衛輝府西北蘇門山下衛源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朝止此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隱公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

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邾子以前會為未成禮於歲首復朝未幾奔魯之喪蓋削弱已甚又齊魯同盟晉霸既失邾無所恃故懼魯而卑屈至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據食角漫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不敬故天災最甚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召陵之侵頓胡之君皆與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

前年滅頓今復滅胡蓋不得逞於中國而吞噬小弱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　曷為以夏五月郊（據魯郊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于滌宮不過三月）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也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穀梁傳　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值陽虎既奔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可以有為之時而惛於女樂不竟其用至其末年會齊會洮城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羊作軒）

左傳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杜注宋地今河南陳留縣北有老丘城）

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居之自此二國搆兵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事正相類蓋霸統既絕諸侯無所繫屬各競其私而莫之能禁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蒢公羊作蘧蒢宋地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蘧挐即渠蒢

五氏垂葭之次皆為謀晉至是復出兵觀望而明年遂有伐晉之舉左氏以為救宋非也鄭從齊方堅齊得衛得魯皆鄭謀之最後宋始附齊其交未

久齊不應救宋以仇鄭且鄭非彊國合齊衛以敵之亦何懼而不果哉

邾子來奔喪諸侯始奔喪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匍匐之情也

周衰小國以事天子之禮事大國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經不書諱之也邾子滕子來奔喪會葬而皆

書者志其禮之僭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

左傳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傳　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傳　妾辭也（不言夫人薨）哀公之母也

成風敬嬴皆書薨書夫人而定姒不書夫人書卒或謂哀公初立未成君又喪在殯不及尊其母故

魯史所書如是理或然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稷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見宣八年葬敬嬴傳

國君葬具無不備故不為雨止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事與宣公葬敬嬴同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故穀梁子曰乃急辭也

辛巳葬定姒

左傳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反哭于寢故書葬

公羊傳 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哀未踰年有子則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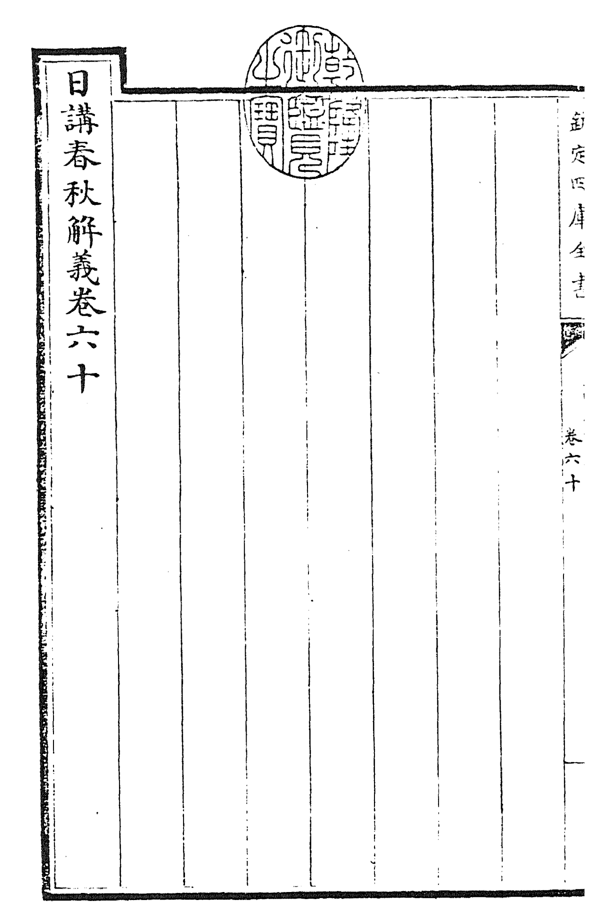
廟則書葬

葬不稱小君不備夫人之禮著其實也禮竝有喪葬則先母而後父今定公薨在五月姒氏卒在七月喪不同月葬各有期是以先葬定公若同月則定姒當先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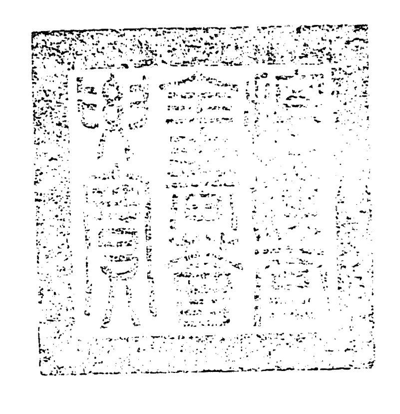
冬城漆

左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

二喪葬事畢又興土功其困民也甚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